

科道最遺 福摩最探
南爾後著 爾斯新案

福摩爾 摩斯 復活

· 譯鳳蘇姚 ·



福爾摩斯新探案

隱 身 客

著 柯南道爾爵士最後遺著

姚蘇鳳譯

根據英國
翻譯原本

報章雜誌
從未發表

二十年前
鐵箱藏稿



福爾摩斯
最新探案

版權所有

隱身客

附錄：九十二支蠟燭

原作者：亞瑟·科南道爾爵士

遠譯者：姚蘇

發行人：陳蝶

出版者：華華書報社

上海：安慶路三六〇弄一樓



• 斯摩爾福探偵大 •



• 師醫生華友老的他斯摩爾福 •

福爾摩斯新探案出現

(代序)

雅谷

——原載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十二日上海鐵報

「福爾摩斯探案全集」早已「全」了，作者詎料。科南道爾爵士死了已將二十年，無論這位大偵探或大偵探小說作家，「復活」都是不可能的事，沒有人會想得到在一九四八年的今日，居然又有了「福爾摩斯新探案」的出版吧？

然而，這決不是謠言，也決不是後人的偽作，在外國出版界中，要說有人爲了生意眼而故意冒用了一個已死作家的姓名來偽造一種遺作，藉以欺騙讀者，實在是不可能的。那麼，「福爾摩斯新探案」又是怎樣出現的呢？

事實是這樣的：亞瑟·科南道爾爵士的繼承人但尼斯·科南道爾，在去年的秋天偶然在老爵士生前往來銀行的保管箱中，發現了老爵士生前已寫好而未付刊的「福爾摩斯探案」三種，於是，這舉世聞名的大偵探又向全世界的讀者宣告「復活」而發表他的全集外的「新」作品了。一切都是讀者們所熟習的，福爾摩斯還是那樣機智而神奇，他的好朋友華生還是那樣追隨在他的身邊。原稿拿出來，經專家們鑑定，它真是科南道爾的遺作（原稿上有他的手迹）以後，立刻轟動了英美的出版界。這無疑是偵探小說界空前的大事。

新探案共計三冊，最先問世的「隱身客」(The Man Who Was Wanted)，上月份才在英美兩國同時出版。現在姚蘇鳳先生正在趕譯，預料短時期內亦可以跟中國讀者相見。福爾摩斯探案擁有讀者之衆多，向來超過任何小說的紀錄，如今有新探案出現，應該更受到特殊的歡迎了。

· 錄 目 ·

- | | |
|-----|-----------|
| 第一章 | 簡單而不簡單的問題 |
| 第二章 | 旅行指南的幫助 |
| 第三章 | 銀行經理的意見 |
| 第四章 | 房東太太的見聞 |
| 第五章 | 福爾摩斯的神祕態度 |
| 第六章 | 失敗的徵兆 |
| 第七章 | 李斯德所經歷的怪事 |
| 第八章 | 福爾摩斯的羅網 |
| 第九章 | 神機妙算下的真相 |
| 附 錄 | 九十二支蠟燭 |



最新出現的柯南道爾遺作
從未發表的福爾摩斯探案

隱身客

姚蘇鳳·譯

一、簡單而不簡單的問題

在一八九五年的暮秋時節，有一個幸運的機會，使我又一次地參與了我的朋友福爾摩斯的另外一件迷離的探案。

當時，我妻久患小病，迄未全愈，我終於說服了她，讓她跟清她的老同學凱蒂魏妮小姐結伴同去瑞士休養調攝。（魏妮小姐的名字也許是讀者們所能記憶的，因為她曾經出現在我所早已記錄發表的那一件題名「倫敦之丐」的奇案之中了。）

我自己的醫療工作頗有應接不暇之苦，接連幾個月來已經極感勞瘁，事實上也很需要得到一次休假和一個憩息，但不幸而我又不容許有一個較長時日的遠離，就不得不放棄了同行的機會。不過，我仍應允我妻，在短期內終將設法獲得一星期或十天的小休，而她纔在這一條件之下同意了我最急於促成的這一次的瑞士的旅行。

我的最重要的病人中間的一個，在這個時期正掙扎在一個非常危急的形勢裏，直到八月份過去以後纔有了轉機，開始走向康復之路。於是，我如釋重負，纔覺得我已經不妨把我的醫務暫時委託給一個可靠的代理人；而同時，我就開始考慮起我的最適當的行動來。我簡直難以決定到什

麼地方和做什麼事情，纔能够獲得我所急需的憩息與調整。

但我的心頭上有一個念頭終於油然而生，那就是我應該去訪問我的老朋友福爾摩斯。我跟他已經有好幾個月沒有晤見了。我想，假如他的手頭沒有什麼重要的任務的話，我一定可以用我的全力去說動了他，而使他跟我一同出去享受一次短期的旅行。

打定了我的主意以後，不出半小時，我就走進了培格街上的我所最熟悉的那一所老房子裏，而站立在我的老朋友的辦公室的門外了。

我立即望見了福爾摩斯的蟠伏在長椅上的背影，我所認識的他的那一件長外衣和那一隻舊烟斗，依然如昔地給了我以親切之感。

「華生，請進來吧！」他叫着，始終沒有看過我一眼，「今天是什麼好風把你吹來了呢？」
「福爾摩斯，你真是順風耳了，」我說，「我分明知道你還沒有用眼睛向我看過，你一定是在從我的腳步的聲音辨別出來的了。說老實話，如果是我，就決不能够辨別得這樣的容易啊。」

「我也何嘗能够呢，」他說，「假如你不是在走上我的那一隻缺乏光線的樓梯時顯得如此熟習地可以一步走兩級的話；而且即使如此，我也還是無法確定這一個到臨的老朋友究竟是誰呢。可是，當你走近門外而在我的那一塊已經放在那裏將近三個月的新的地席上突然發出了一個幾乎傾軋的聲響的時候，你就不需要再用什麼通報了。華生，除了你以外實在沒有第二個熟習那一隻樓梯的老朋友偏不知道那一塊地席的添置的啊。」

福爾摩斯從他自己坐着的長椅子上的一疊軟墊裏拉出了兩三個來，直丟到我的身旁的那一張圈手椅子裏。「華生，請坐，儘管坐得舒服點；如果要香烟，不妨自動手，在那隻鏡的背後的匣子裏。」

我剛坐下，福爾摩斯的眼光就奧秘地射向我的臉上來了。「我的老朋友，恐怕我不免要使你

失望了，」他說，「因為在一小時以前我剛接到了一個電報，它是足以破壞任何一個你所可能向我建議的旅行的計劃的。」

「福爾摩斯，也許，」我故意說，「你難免有點過份了吧？我不能不說你太譫語，隨時隨地表現出明察秋毫的樣子，而事實上却不過是根據着憑空的設想。」

福爾摩斯大笑了起來。「誰說我是憑空的設想呢？」他說，「我對你的來意的判斷真的是完全根據着你自己提供的真憑實據的。解釋起來其實簡單得很。我知道你所規定的爲病人們施行手術的時間是五點鐘到七點鐘，然而你今天到臨的時候却是六點鐘，因此，我知道你的業務一定請得了一個代理人了。你的神氣雖然顯出疲乏，看來却很起勁，因此，明顯地說明，你已經獲得或者將要獲得一個休假的時期。你的口袋裏露出了一支體溫表，可以表示你今天却仍工作過，而因此也就可以證明，你的真正的假期將在明天開始。試想，在這些情狀之下，你如此匆匆地跑到我的地方來——華生，你不該忘記，你已經有將近三個月的時期沒有來過了——而你的大衣袋裏還帶着一份新的旅行指南，那麼，我當然馬上可以確定你的來意是爲了一同邀我出去做一次旅行了啊。」

「一切都是十足地正確的，」我說，隨着我就用極簡單的話，向他說明了我的計劃。「不過，我的失望是非言可喻的了，」我最後結束着說，「我竭誠地決定了這樣一個小小的節目，而你却不能夠參加。」

福爾摩斯從桌子上拿起一份電報紙來，在默然的深思裏看了一遍。「假如這一件案子也能够像我們過去的時候所共同經歷的那些有趣的事情一樣，那麼，沒有什麼事情能够比較你的「捨彼從此，偕我而去」來得更加使我快意的了。不過，華生，我却又不敢拖着你跟我去，因爲這一件案子，看來是不像有什麼奧秘的，恐怕不過是一件極普通而內罪案罷了。一於是他把那一份電報紙

搓成一團，直拋向我的手邊來。

我把它展開了來讀着。電報的原文是：「倫敦塔格街二二一號B字福爾摩斯先生鑒：請立即駕臨歇斐特城，有偽造票據案亟待賜予偵察。」——英國聯合銀行經理喬維斯上。」

「我已經打了個回電去告訴他說我已經決定搭乘今夜一點三十分鐘從聖查克拉斯站開出的那一班特別快車前往，」福爾摩斯說，「本來還可以早一點去的，但這裏還有一個有趣的約會不能不到，因為我將在這一會裏獲得那件大英博物院的鉅竊案的最後的也是最重要的線索。」

「你未免太忙了！」我誠摯地說。

但福爾摩斯祇是微笑了一下。正在此時，一疊晚報給僕人送了進來。

「讓我們先看一下晚報上的對於那件新聞的報道吧，」他說，他的手指迅速地跟着他的視線立即投在一條大字標題上，「唔，這就是了。」

一長篇的報道，標題是「驚人的偽造支票案突在歇斐特誠揭露。」下面記載着：

「正當本報集稿完竣之時，本報記者突自有關方面探悉一重要而離奇之罪案，發生於歇斐特城之銀行圈中，蓋有若干偽造之支票，由一極狡猾之罪人，藉其聰明頭腦與周密手腕，行使於該城各大銀行中，而竟獲售其奸計，騙得大宗款項，為數不下六千鎊。此案詳細情形尙難確報，因本報記者於事發後曾遍訪該城受騙之各銀行經理，皆緘口無言，似尙不願宣洩其內幕。」

「惟據本報記者自其他方面得悉該案大概情形，則有一名包塞之上流人物（渠居住於該城之勃朗山下，自一八八一年一月份起即為英國聯合銀行之歇斐特分行之職員），曾於昨日之一日間以若干幾可亂真之偽造支票，分向該城主要銀行十二家騙得大量款項，事成後即匿跡不見，廣已攜款遠矣。」

「此一罪案，顯然為一出於巧妙之構思且曾經周密之計劃之驚人事件。由於包塞之職業地位

，渠遂得利用其平時與各銀行間之票據交換關係，而特殊熟習渠所偽造之各支票上所必需之簽字式樣，復以渠在被騙之十二銀行中自去年開始即已開戶往來，不特與主事者相互熟識，且亦頗著信用，故此渠以偽造支票支取大量現款時，即賴此項歷史關係而獲得不少特殊之便利。

「渠之設計，實至狡猾，爲解除銀行方面可能發生之猜疑計，渠所使用之各偽造支票，且均故意劃綫，將全部款項轉入渠本人之往來存款戶；而同時，則由渠自行開出支票，領出約等於渠所付入之偽造支票票面金額之半數之現款。

「該項騙案直至今日（星期四）早晨方告敗露，故事實上，已使犯罪者獲有二十小時之時間，而得以從容脫逃。

「但本報所敢深信不疑者，則犯罪者終必難逃法網。據本報記者所得確訊，本案發生以後，蘇格蘭場當局已立即派遣著名幹練之偵探多員馳赴該處，負責從事偵緝工作。同時，外間復已盛傳，馳名世界之私家大偵探福爾摩斯氏業經有關方面延請，亦將參加本案而重顯其摘奸發伏之天才。故本案之迅速獲得結果，殆可預言云。」

報紙上所刊載的材料還不止這些，福爾摩斯把後面的餘文約略地看了一個大概，便隨手把報紙摺好了，抬起頭來看我，說：「現在，我想，不必再讀下去了。後面祇是關於那個傢伙的一篇嘈雜的描寫；不過，保留着它也許以後還有些用處。」

「你是不是也以爲這一件案子真的可以迅速獲得結果呢？」我說：

「誰能够知道它？」福爾摩斯說，「不過，看來總是一件着實幹得乖巧的事。那個叫包塞的傢伙，雖然從時間上推算起來好像還不倉逃得太遠，但我們決不能忽略一點事實，那就是他已經有了十二個月的長時間，足夠準備和安排着他在某一天行騙得手以後的隱身匿跡的萬全之策。所以，我至少覺得這一件案子，其實也不會太簡單了。況且，你總還記得我們在過去的時候，所處

理過的某些事情，不是也很多十分有趣和十分複雜的問題，在開始的時候却像是非常無聊非常簡單的麼？華生，你覺得怎樣？有沒有一同去的興致？」

「固所願也，」我說，從我個人的興致說，沒有一件事情比較跟你在一起更爲使我高興的了。」

「那麼，我們一言爲定了。」我的朋友說，「現在我得先去交代剛才告訴過你的那一件事情了。記好時間，」在我們分手的時候他叮囑着，「一點三十分鐘，在聖潘克拉斯車站上再見。」

二、旅行指南的幫助

「我到達聖潘克拉斯車站上時，還是很早。然而，一直等到車站上的大鐘指點着我們所預定搭乘的那一班車的開行時間，輪送行李的腳夫們開始關上行李車的鐵門的一刹那，我才發現了福爾摩斯的那個我所熟識的高大的身軀。」

「啊！華生，你早來了麼？」他愉快地高聲的說，「我想你一定以爲我勢必遲到了。實在因爲那件事情太麻煩，忙了整整一個黃昏，一些時間也沒有耽擱，方才面面俱到的交代了過去。你看，我的時間算得準不準？現在，我不是來得恰好麼？」

「老實說，我本來絕不擔憂你會得誤時而耽擱的，」我一邊說一邊就跟着我的朋友走進了頭等車廂裏的一個空房間裏去，安適地分佔了兩個角落裏的座位，「因爲我相信你對於一個準確規定的行車時間決不會做出一件計算錯誤的事情來。在事實上，惟一的能够使我更感詫異的事，倒無寧說是我會得在開車以前的十分鐘早就在車站上看到了你。所以，福爾摩斯，你的恰好地及時而至其實還是我所可以預料的呢。」

「我本來服膺着『過猶不及』那一句名言的，」福爾摩斯文質彬彬地說，「但是，現在，我

們得停止閑談了，我敢預言我們將有一個繁重的日子，應該先有一個充足的睡眠。」

這也正是福爾摩斯的特性之一，他能够隨心所欲地招致他的睡眠；但不幸的是，在同時，他又能够隨心所欲地拒絕他的睡眠。事實上，每次達到他深深地鑽研在他的那些詭奇的或者眩惑的問題中的時候，他還會得接連幾天幾夜地不知睡眠為何事，而我就常常對他反覆陳說着這種習慣的足以貽誤。但說由我說，不睡由他不睡，很難真的把他說服。無論如何，像今天那樣，居然由他首先提議了睡眠，在我的經驗裏，真的是我的朋友們的難得的奇跡了。

他把電燈上的遮光罩拉了下來，把身體仰倒在車廂的一隅，祇有兩分鐘也不到，他的平均的呼吸聲就告訴了我他已經迅速入睡了。我自己却沒有這種功夫，斜靠在我的座位的一邊，隨着那特別快車的韻律性的震蕩而茫然地坐着時間與行程的進展。後來，當我們的車輛飛也似地閃過一些光明如晝的車站，或者經過一排火花迸射的熔鑪的時候，我就偶然瞥見福爾摩斯的身體隱伏地蜷縮在他的坐位上，頭直垂到胸際，似乎睡得異常酣暢。

直到我們經過了諾丁漢站之後不久，我才真的睡着了。但是，不久以後，就又給火車在某一些地點所受到的異乎尋常的劇烈的震盪倏然震醒了。我睜開眼睛一看，天色已經大明，而福爾摩斯也早就精神煥發地坐了起來，正忙着在檢閱一本旅行指南和一份行車時間表。但當他發現我已經醒了，他的目光就移轉在我的臉上了。

「華生，」他大聲地說，「假如我沒有記錯的話，現在我們已經過了杜埃和托萊，而離開我們的目的地歇斐特只有幾分鐘的時間了。你看，我真的是是一分鐘也沒有浪費呢。在你睡着的時候，我又做了不少準備工作。華生，一本旅行指南真的是到處都有用場的，它給過我不少的幫助了。」

「現在是什麼幫助呢？」我懷疑地問着，「是關於歇斐特的那一件案子的麼？」

「噢，可能有也可能沒有，」福爾摩斯深思地說，「不過，那也不是爲奇啊。我早已說過，不論何時何地何事物，一切的知識總是有用的。我剛才想起，那個包塞在行騙得手以後可能已經決定了逃到國外去，而假如我預料得沒有錯誤的話，那麼，在他確定着他的計劃時，他亦必然會得拿這一本旅行指南來做他的顧問。現在，我已經讀過了今天的歇斐特晨報——那是在火車經過麥賽斯德站時我所買來的，你睡得正好呢——我知道了那個包塞先生向各銀行支取款項的詳細的情形，他的最後使用的一張假支票是星期三下午兩鐘十五分鐘在賽維爾街在北英銀行裏支得了現款的。在此以前，他雇乘了一輛馬車，依照適當的次序而先向其他各銀行完成了他的工作；所以，假定他從北英銀行出來以後立即趕到歇斐特的火車站去，至多也祇要三分鐘的時間。我敢於確信，這一點決非偶然。因爲我已經把他所先後到過的各銀行的地點排出了一個次序，而終於發現着他兜過了一個圈子而有意地選擇了最靠近火車站的北英銀行來做他的最後到的一家的理由，就是因爲他便於趕上火車的緣故。那麼，依照時間計算，他應該是能够在兩點十八分鐘就趕到了火車站的。現在，我已經查明，在兩點廿二分鐘，有一班火車從歇斐特開出，可以在四點二十分鐘到達利物浦，然後立即聯接着白星輪船公司的皇后號輪船，而在當天的六點三十分鐘直接駛向美國的紐約；否則，還有一班火車則是在兩點四十五分鐘從歇斐特開出，可以在四點三十分鐘到達赫爾埠，也正好聯接着荷蘭輪船公司的彗星號輪船，而在當天的六點三十分鐘駛向歐洲大陸的阿姆斯特頓。

「現在，我們已經找出了那個包塞先生所能够採取的兩條顯然頗有可能的遠走高飛的路綫，依照我的猜想，他十九會得選擇前面的一條，他十九是搭上皇后號逃向紐約去的。不過，那自然也不是說後面的一條就完全可以疏忽。而且，爲審慎周密計，所有的可能的漏洞都應該放在心上的。」

福爾摩斯滔滔不絕地談得頭頭是道。當火車停止下來的時候，看來他還是未盡所言哩。

「已經四點〇五分鐘了。」我說明着。

「是的，」福爾摩斯說，「但這班火車其實已經遲到了一分半鐘哩。現在，我想，讓我們找一家好館子去享受一餐豐盛的早餐，喝一杯濃烈的咖啡吧。算起來時間還早得很，我們儘可以自享受幾小時的閑暇哩。」

三、銀行經理的意見

舒舒服服地吃過了早餐之後，我們纔決定了首先到警察局裏去，問一問這一件案子有沒有新的開展。結果却發現了一切都還是限於晨報上所報導過的那些，一些也沒有其他的新消息。

蘇格蘭場特別派遣到這裏來的素稱幹練的偵探李斯德已經先來了，是昨天晚上就趕到了的。他一到就開始了工作，事實上他已經是這一件案子的主要的官方負責者了。

由於福爾摩斯是聯合銀行的經理喬維斯正式延聘來的，所以，我們決定了在跟喬維斯會晤之前，不先接觸那一位蘇格蘭場的偵探。況且喬維斯無疑是這一件案子裏的最重要的證人之一，因為包案在他所經理的聯合銀行裏當着職員，已經相當的長久，他對於包案一定比任何別人知道得更多。

問明了喬維斯的住址以後，我們就雇了一輛馬車前往。時間雖然還早，但是我們的工作却不宜等待，所以我們決定立刻到他的公館裏去訪問他。我們到達福林村的時候還只是七點半鐘。我有點懷疑我是否應該參加這一次的會見，因為我到底是個不速之客；但福爾摩斯却堅持着我陪進去。於是，我們終於一同被引入了一間大客廳裏。那侍者請求我們稍待片刻，說他的主人在此時照例還沒有下樓來。

但也並沒有經過太長久的等待，喬維斯先生就急促地走進了客廳裏來。他是一個身體強壯，服飾華貴，年紀五十歲左右的紳士，似乎有一種榮華富貴的氣息包裹在，而不是發出他自己的身上。

「真對不起，有勞久待，」他說，「不過，這個時間不還是很早麼？」

「喬維斯先生，我們誠然是來得太早了，」福爾摩斯說，「不過，我想你一定不會見責的吧？無論如何，關於包裹的那一件事情是不容許我們再多延誤的；而在我開始進行你所見委的任務之前，又必需先請你答覆幾個問題。那就是我們所以來得如此之早的原因，大概你能够予以原宥吧？」

「在我的權力的範圍之內，只要是我所能夠答覆的，當然無不樂於作答的。」那銀行家說，他的肥大的手指不停地玩弄着他的一條輝煌的黃金鍊練的頭上的一串小飾物。

「那個包裹是在那一年進你們銀行裏來當職員的呢？」福爾摩斯問。

「一八八一年正月裏，那就是說離開現在十四年半之前。」

「他剛到歇斐特來的時候，你可知道他住在那裏的。」

「他在灰門路上賃屋而居；據我所知，他從此以後就一直住在那裏，從未遷居過。」

「在他到你那裏來任職之前，你對他的生活歷史是否早有所知呢？」

「噢，委實很少很少；不過，我知道，他的父母已經都死亡了。」

「那麼，你憑了什麼關係而錄用了他的？」

「他帶有一份我們銀行的李寺分行的最好的推薦書；依照慣例，那當然是很可以作為一個可靠的證明的。」

「除此以外，你對他就一無所知了麼？」